

◇金国泉专栏·雷池著录

◇信笔扬笙

◇山川故园

双星缠绕的王祥卧冰

王祥卧冰的故事似乎不是或不仅仅是我们望江人的“独门绝活”，存在姊妹篇，就像某个天体，有着它的伴星。科学家说：很多天体都存在双星缠绕，甚至包括地球。我一直信，并喜欢双星缠绕这个天文现象。

百度称，王祥卧冰的故事河南洛阳曾有发生，洛阳人记载得有枝有节，有板有眼。洛阳谷水以西有河，名王祥河，而这条河也是由于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所引发，并被称作孝水。洛阳人称王祥为晋代琅琊临沂人，汉末遭乱，王祥携母携弟避地庐江，洛阳人说的庐江为现在谷水以西的王祥河。

有史料记载，王祥（184年~268年），字休征，魏末晋初人，曾做过温县县令、大司农、司空、太尉、太保等。传说他小时生母早丧，继母朱氏多次在他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，使他既无母爱，也失去那个还幸存着的父亲的爱。继母患病，想吃鲤鱼，适值天寒地冻，河里结冰无法捕鱼。王祥不计继母不慈，竟解开衣服卧在冰上，冰忽然自行融化，跃出两条鲤鱼。继母食后，病愈。唐代房玄龄主编的《王祥传》称：祥性至孝，早丧亲，继母朱氏不慈，教谏之，由是失爱于父。每使扫除牛下，祥念恭谨。父母有疾，衣不解带，汤药必亲尝。母常欲生鱼，时天寒冰冻，祥解衣，将剖冰求之，冰忽自解，双鲤跃出，持之而归。房玄龄未截卧冰事发生在何地，《晋书》亦未说明，似故意留一念想于后人。王慈湖《纲目集览》谓：卧冰池在望江。王慈湖即王幼学，望江人，元时八大名儒之一。

望江人一直认定王祥卧冰求鲤的故事发生在望江境内。《望江县志》记载：王祥，晋代山东临沂人（看来出生地没有大的争议）。因避乱来到望江城南一个村庄隐居。他的生母早年去世，继母不慈，他也尽心侍奉。一个数九寒天，继母得病，想吃鲜鱼，王祥四处买不着，于是不顾天寒地冻，跑到村庄附近池塘解衣卧在冰上，厚冰被他暖乎乎的身子化开一个窟窿，跃出一对鲤鱼。继母吃过鲤鱼，病痊愈。

望江虽没有一条河叫孝水或王祥河，但迄今，我们望江人将其求鲤的池塘定为“卧冰池”，千百年未改。所居村庄定名为王祥村。由于县城建设，村已成为城市的一部分，遂改名卧冰社区。池塘边原有一小桥，定名为“卧冰桥”。明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知县杨廷荐在池边立下一块石碑，碑上刻着“卧冰池”三个大字。康熙三十一年，郡同知王经方建卧冰池兴孝亭，亭边建了庙宇与小桥。沈葆曾撰文称：（望江）城中有推车巷，曰王祥推车。南山背隈中有泰园，曰王祥守柩。南山山顶有孝井，井形八角，人传为王祥汲水供母处。清代望江知县刘天维曾为此写有一诗：谁争跃鲤在临沂，晚上犹传避地时；总是人情思孝子，不妨多记卧冰池。这些池、桥、亭、庙、井，现虽难以觅得，但它们在望江人的心中仍然坚定地存在着，仍然继续着它对王祥孝爱之心的赞赏与褒扬，继续着望江作为孝爱之乡对孝爱之举的传承与广播。

一直以来，望江被誉为孝爱之乡。在隋开元时，一度被称之为义乡。据乾隆《望江县志》载：“陈隋间，县有烈士助国平难，隋文帝旌为义乡。”隋开皇十一年改为义乡县。历史并没有告诉我们后人，当时有多少望江先辈助国平难，我亦未能求证是哪次义举，平定的是哪次国难？但可以肯定，乡人的义举一定感动了隋文帝这位开国皇帝！所以我断定，望江那些助国平难的义士一定不是一个小数目，且平定的事件也一定不是个小事件。

我想，望江应该是先有孝爱之名，然后才有义乡之举。古之孝义同举同志，不义者必不孝，不孝者肯定没有义举。这似乎也是一对双星缠绕。望江这对“孝义”双星无一不在诠释着望江人内里广阔的孝爱内涵，演绎传诵着人间的正道沧桑。

古今孝事，本不惊天地，乃凡人凡事。《圣谕广训·孝训》称：夫孝者，天之经、地之义、民之行也，分内之事而已。既谓天经地义，我想应该没必要在洛阳与望江之间取舍与纠缠，论出个尺寸寸短，断出个金镶玉裹。孝行理当为天下人应有之德行，那洛阳应该有王祥，望江当然也就肯定有卧冰。

不过孝行一旦做出，便又不是凡人凡事了。中华五千年，这种孝行毕竟只有区区二十四例，虽可能挂一漏万，但毕竟已漏，因而这没漏掉的二十四例便有了轰轰烈烈深长的意味。

现望江城内有一路被定名为三孝路，三孝当然就包括卧冰这一孝。三孝路并不宽，一来一往双车道，柏油路面，全长不过两千米，两千米后便拐了弯。拐了弯的路也就不叫三孝路了，两边店铺虽繁多，但不算繁茂。这似乎在昭示我们这些行走其上的望江人：尽孝之路与其他路并无二致，它也是平坦的，也是现代化的道路，它在随时随地等着你，它甚至就在你我的身边与脚下。尽孝之路并不长，但很多时候你必须走，否则，你会七弯八拐，甚至可能走进死胡同，无法到达目的地。



金国泉，男，安徽望江县人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诗歌、散文、文艺理论散见于《诗刊》《星星》《文艺报》《散文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山东文学》《散文百家》《扬子江诗刊》等。著有诗集《记忆：撒落的麦粒》《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》《金国泉诗选》及散文集《大地苍茫》等。

那年的猪尾巴

陈向东

叶帅是我发小，文都桐城西乡青草塆三湾河初中同桌。

一转眼，我和叶帅认识迄今48年矣。曾祺老人说，少年羁旅，可念也。

初见叶帅，见长得瘦细，像他们家毛岗复兴岭山上芭茅草一样。叶帅学习成绩好，文理同步。书香三河不是白给的，我们的老师是西乡名师——朱氏兄弟，其贞、其谦。我们班当年学习氛围好，群雄逐鹿，那年初中中考，一个班考取了6个中专生，可以进城吃“红本子”。叶帅是班上翘楚之一，受人仰慕，风光无限。加上小学写得一笔一画，细细长长的，好看。

叶帅有点怪。班上男同学阿权、阿亮问他数理化题时，叶帅热情耐心，似春雨，似和风，循循善诱。对我呢，青睐有加。做不来，干脆照本全抄。抄着抄着，那年中考我数学考了71分。三年后，我做了中学数学教师。再往后多年，我教的数学课代表成了湖南大学博导。一次博导笑我：老师，看你当年上课一支粉笔，一本书，貌似飘逸，可总觉得少点什么，心虚吧？我大笑，博导就是博导，都看得出来。

了，幸亏我早早逃离了，否则真的误人子弟。

叶帅对班上女同学又是一副面孔。她们说他脾气暴躁，跟女同学独处不安静。女学习委员莲子成绩不在他之下，想就相关习题和他交流讨论一下，叶帅眉头一皱，两眼瞪得牛卵子一样，大手一挥：“去，去，去，我没时间！”弄得莲子、玲子、枝子她们再也不敢惹他了。

好多年后，一次在宣城太湖之滨踏青，自湖心路穿越宣城路，从叶帅住处楼下，望着阳台上在风中飘摇的叶帅破旧发白的红背心，我心里一激灵，当年的叶帅是装的，他骨子里还是愿意和莲子、玲子她们交流沟通的。

叶帅志存高远，初中毕业后继续读高中，大学毕业分到宣城肉联厂制药，叶帅大学本科学的是兽医。兄弟久别重逢，其乐融融。我和阿伟、阿双、阿峰时常在叶帅单身宿舍里打平伙，斩安庆盐水鸭，大南门牛肉脯，再在厂部小卖部买来几包五香花生米，用热水瓶、塑料桶装安庆天柱山啤酒“七仙女”牌散装啤酒，常常喝得天昏地暗两眼昏花，七仙女何在，人生何求？醉意朦胧时，叶帅常跟我们烧包，他在淮北



水上芭蕾 汤青摄

◇灯月闲话

唐朝的离婚协议书

刘志杰

现代人离婚要去民政部门办理手续，古人离婚时也要写“休书”一类的证明文件。从敦煌的一个山洞里就出土过很多份唐代的“放妻书”，其中有一份这样写道：“凡为夫妇之因，前世三生结缘，始配今生夫妇。若因缘不合，比是冤家，故来相对……即以二心不同，难归一意，快会及诸亲，各还本道。愿娘子相离之后，重梳蝉鬓，美扫蛾眉，巧逞窈窕之姿，选聘高官之主。解怨释结，更莫相憎，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。三年衣粮，便献柔仪。伏愿娘子千秋万岁！”简单地解释就是：丈夫很宽容地对妻子

说，既然我们没有缘分，不如当着亲朋好友的面，好好好散。离了之后，我还会负担你的三年衣粮，希望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再嫁个更好的人家。

明明是一封离婚协议书，却写得像一封情书般饱含情意、缠绵悲怆，字里行间充满了理性和祝福。明明是两个人过不到一起要分手，却一步一回头，恍似一场深情而无奈的告别。从这份协议书中，我们并没有看到男尊女卑的一面，看到的反而是婚姻自主、男女平等和离婚男子深厚的文化素养和善良的心态。大唐子民以其独有的风度和胸襟，把离婚得如此深

情款款，即使隔着千百年历史云烟，这人性的至善至美依然透过重重岁月尘埃的覆盖，释放出高贵的光芒。

反观眼下，当婚姻关系到离婚的份上，往日的情分往往一扫而光，夫妻双方很多是恶言相向。拳脚相加，忘了今天的结局皆是往日自我选择的结果。最终落实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和孩子抚养等问题上，更是寸土必争，分毫不让，一定要争个头破血流为止。更有甚者，因愤激而阴暗的心理作祟，宁可自己过不好，也要让对方过得不舒坦，把“一日夫妻百日恩”演变成“一日夫妻百日仇”。

人生不如意之事，十之八九。不只是婚姻，很多事情都会随着时光的流逝，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初衷，失去了原本的面目。这其中有自己的原因，也有非人为的因素，但无论如何，在感情破裂、无法挽回之际，不妨借鉴一下大唐子民的做法：适时放手，把过去的辛酸、悲喜都化成美好的祝愿，还彼此一个海阔天空。

的，被称为“长江入海第一桥”！

现在，妈妈在安庆长江边买了房子，我离江边更近啦，经常在江边的公园里锻炼、跑步，习惯了轮船的汽笛声和发动机的轰鸣声。在江边公园里吹着风，听着戏迷们唱着黄梅戏，身心舒畅，生活中的烦恼和压力都被抛诸脑后。有时，我会爬到防洪墙上远眺长江美景，心胸顿时无比开阔。在安庆，不得不提振风塔——万里长江第一塔。老话说“过了安庆不看塔”，振风塔也叫万佛塔。它是我们安庆人心中的灯塔，一看到振风塔，心里就感到踏实。

我深爱长江，我清楚家乡的长江水可不是一成不变的。前年夏季全省严重干旱，整整两个月没下过雨，那时候的长江像一位美少女，温柔恬静，映照着天边彩云，干涸的江滩上有几只水鸟在觅食。可最近暴雨连连，这几天我去长江的防洪墙上看长江，凶猛的江水早就把江边的公园给淹没了。

人生命亦是如此，时而宁静温柔，时而和挑战重重。生命长河里，有惊涛拍岸，也有柔风甘雨。但每遇困境，我们都靠着坚韧和智慧化险为夷、勇往直前。

寺巷

叶炎

老家桐城有一条不显眼的小巷，没有六尺巷出名，但比六尺巷略宽一点，长约三四百米，犹如一条时空隧道，南北连接着繁华的龙眠中路和古朴的北大街。据说明清思想家、哲学家、科学家方以智老先生曾在此居住过。

小巷有一个神秘的名字：寺巷。我一直在琢磨，之所以带“寺”字，理应这里曾有一个什么寺庙吧？坊间传说是有的。

上世纪中叶，我姑姑家就住在寺巷中段的一个四合院里。四合院有四户人家，都沾点亲戚。院里有几棵桂花树和石榴树，都有些年头了，每当石榴花绽放，桂花盛开，色香俱全，安适如常。四合院的大门朝南，门前有一垄菜园，后面是城关镇政府，左边是粮库粮站，右边与县委大院一墙之隔，是喧闹中难得的一处幽静庭院。

1960年代初，父亲在外闯荡近十年，拖儿带女回老家。父亲分配在三十里外的孔城中学任教，一周难得回来一趟。母亲带着两双儿女，居无定所，便暂栖姑姑家。自此，寺巷里常见我们活蹦乱跳的身影。

姑姑是典型的家庭妇女，身材高挑，清透清澈，有些洁癖。虽然文化不高，但办事麻利，快人直语，处事公道，当时是红旗居委会一个童姓大组长下面的一个小组长，人称“寺巷总理”。巷内有几十户居民上百号人口，姑姑整天东奔西走，北访南巡，过问着这里的家长里短、鸡毛蒜皮。

镇政府是寺巷的最高首脑机关，两排平房，形形色色的人进进出出。那穿着中山装，胸前戴着领袖像章，拎着黑色的人造革皮包，或步行，或骑着自行车的，一看就知道是镇政府的人。

寺巷最热闹的地方应该是粮站了，计划经济时期，口粮食油按人头按量供应，有时粮食紧张了还要搭配些山芋干玉米粒之类的杂粮。每月工资一到手，家长首先考虑的是把一家老小的柴米油盐买回家，心里便踏实了。每天，粮站门前人头攒动，车水马龙，吃商品粮的人手里拿着牛皮纸壳子的粮食本，骄傲有序地排着长长的队伍，买米打油，别无所求。

那个年代没有自来水，靠近县委大院墙根下面有一孔水井，是四合院周边十几户人家的生活水源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很小我们就知道帮大人抬水浇园。有一年遭遇旱灾，水井接近干涸，父亲便将绳子拴在我的腰间，把我吊下几米深的井里去淘井。那时候孩子多，没那么金贵，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毫无胆怯，还觉得挺光荣，吊上井的时候像个小泥猴。

夜幕降临，闹腾一天的寺巷渐渐静了下来。那时候也没有电，夜晚的寺巷寂静漆黑，阴森可怖，后来通了电，竖起了几根木质电线杆，一盏盏低瓦的电灯泡散发着昏暗的淡黄色光亮，一群群小飞蛾无声无息地围着灯光起舞。那时母亲在北街小学当毕业班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，常常利用晚上时间去学生家家访，夜深人静时，姑姑常常拉着我的小手，打着手电筒，到巷口等候夜归的母亲。

1980年代初姑姑积劳成疾，驾鹤西去，还没到六十岁。当时我在千里之外的军营服役，直到我回家探亲，才知道我从此再也没有姑姑了。我带着买给姑姑的礼物，发疯似的跑进寺巷，在姑姑去世前久跪不起，从此我再也没有去过寺巷。

数十年间，几乎每次回老家，开车经过龙眠中路，路过寺巷口时，都会情不自禁往巷子望上一眼，寺巷依旧在，但早已物是人非。

千年寺巷，正在静静等待着老城改造重焕新颜的那一天。

